

駝背狂儒

● 武俠精品系列 ●

公孫鑫作品集



中



布54A-3

44-51-20

GSX-2

22

C-4

公孙鑫 著

驼背狂儒

(中)

第二部

共12卷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十五 奇兵摇危

帅阿炮道：“好，我这个人很‘阿沙力’，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出一个问题考考你的智商，请注意问题：张小姐和李先生是隔壁邻居，张小姐常在自家庭作日光浴，李先生每次都拿张梯子爬上围墙偷看，请问李先生为何要用梯子从墙上面偷看？”

胡师兄嘿嘿怪笑道：“这种幼稚问题你也拿出来典，未免太小看老夫了，答案一定是张小姐身材太惹火了嘛！”

“不对！”

“不对？那一定是围墙太高了，所以……”

“也不对！”

“那……李先生一定是患了‘气管炎’（妻管严）！”

“还是不对！”

“那……那老夫就猜不着了。”

“正确的答案是：因为李先生看不穿那道墙，所以非用梯子不可！”

这是什么答案嘛？太离谱了吧？

胡师兄亦不满道：“这离题太远，不算！老夫不服！”

帅阿炮大方道：“不服可以上诉！”

胡师兄道：“不能由你们单方面出题，老夫也要考考你们！”

“没问题，我接受考验。”

胡师兄想了想道：“有一对兄弟，住同地址，父母姓名也完全相同，年龄也完全一样，有人问他们是不是双胞胎，他们却坚决否认，他们究竟是什么关系？”

帅阿炮大笑道：“这太简单了，我们在帅哥发飙上集里已经表演过了，不新鲜，他们不是双胞胎，是三胞胎！”

“不对！”胡师兄颇为得意。

“不对？”

“没错！”

帅阿炮叫道：“没错就是对嘛！”

胡师兄一怔：“老夫是说你的不对没错……这还真难解释，反正你的答案不对就是，跟你这种赖人讲话真伤脑筋。”

帅阿炮抓耳挠腮，伤了的脑筋再伤脑筋，弄了半天，囫圇答案也没一个，两手一摊：“我认了，答案是什么？”

胡师兄得意的道：“想知道答案吧？偏不告诉你！”

麻小惠道：“我可不可以代答？”

胡师兄道：“可以，不过不能算分。”

麻小惠道：“那个我知道，这不是分数问题，这是面子问题，我的答案是，他们是兄弟，一个生年头，一个生年尾！”

胡师兄吃惊道：“姑娘好敏锐的反应！”

麻小惠倒有些派势：“小意思啦！”

帅阿炮颇觉失了帅哥的面子，干咳一声道：“我们都没猜中，算是平手好了，我再出一题分胜负，我中华文化精深博奥，有些字有很多种读法，有读音、语音、破音、噪音……反正读法有很大不同，有很多字，自古以来，包括孔夫子孟夫子在内，全都没有读对，你知道有那些字吗？”

帅阿炮能出这样的题目，可见他不是常常那么赖的，有时候

状况好些，还算得上挺聪明的哩。

胡师兄这回可傻了，有什么字连至圣、亚圣都没念对的？帅阿炮说的好像不少，这怎么可能呢？

胡师兄伤了半天脑筋，还是白费劲：“老夫认了。”

帅阿炮嗤嗤笑道：“想知道答案吗？我帅阿炮是个很海的人，告诉你，除了几个注音和‘对’字一样是对的。”

胡师兄恍然大悟，果然八百年前一代高僧出了一些错字给我，我就没念对边，因为那根本不是个对字嘛！

胡师兄被摆了一道，不禁恼羞成怒：“你好奸！江湖传言龙发堂主‘一颗颗颗’，原来你是扮猪吃老虎？”

帅阿炮嗤嗤笑道：“你说错了，是猪吃狐狸……”

胡师兄大怒：“你这明明是指着和尚骂秃驴！”

帅阿炮摆出一副很“酷”的表情，像老爸训儿子的架势：“骂你是为你好，为了你的将来，我这个做长辈的不得不骂，以免你将来初出茅庐，什么都不懂，人家说你是没人管教的野孩子，我这是‘代父母职’……”

胡师兄气炸了肺，几乎要撞破柏林围墙，口中亦差点喷槟榔汁，咬牙阴笑，双掌相叠，功行四肢百骸，蓄足身上的静电能源，预备行雷霆一击。

帅阿炮仍如七月半的鸭子——不知死活，滔滔不绝的调侃着：“没办法，你老爸不要你，你老妈又跟我儿子私奔，我是瞧你孤伶伶可怜，我是个很爱心的人，为了表现我帅哥阿炮的帅气，所以……”

胡师兄双目冒火，蓄足了奔雷掣电神功，蓦尔吐气开声，双掌骤分推出，一团熊熊火球，挟雷霆万钧之势，疾朝帅阿炮身上罩去，狂飙激射热流荡漾，周遭空气仿佛为之变色，声势极为骇

人。

帅阿炮正口沫横飞掰得高兴之际，未料到胡师兄竟然未曾警告，便已使用生平绝学出手，完全没有一流高手的风度。

帅阿炮未料及有此一变，百忙中，反应略慢半拍，大喝一声，集全身功力奋然击出，但似是缓了一着。

两股劲气轰然相接，刹那间火花四射，烟味触鼻！

驻守禅悟洞诸僧惊叫声中，纷纷后撤，悟慧亦搭起受伤的悟智，直退抵洞口石门边，已有数名僧人逃避不及，烧得焦头烂额，无“发”无天，哀爸叫母之声此起彼落，众僧在烟火中乱成一团。

帅阿炮亦感对方掌劲之中，有一股炽热之气循臂而上，力道空前强烈，心胸如遭锤击，胸口微痛，已受了内伤。

胡师兄内功的修为，高得令人吃惊。

他的奔电掣电神功，和西域魔僧略有不同，但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西域魔僧是将本身静电能源，以精深的内功将之化为电流，出手如电耀霆击，中者如遭雷殛，开膛破腹，或成焦炭，极为霸道。

胡师兄则无此能耐，只能将本身之静电在体内激荡，藉电流互相冲击而产生高热，化为火球出击。

诸位读者大人也许要骂作者又在瞎掰了，其实这也不是不可能，人体内本来就存有静电，有人能使之化为电流亦不足为奇，我国武侠小说中的什么离火神功、火云掌、赤焰掌、隔纸溶金……等等，皆是此种武功之演变。

道家之所谓：可以修成三昧真火，亦不出此范围也。

此绝非作者爱瞎掰，也非作者爱现，更不是作者爱乱盖，此是为了剧情之合理化而不得不盖，如有盖错之处，敬请大家不吝管教……不不，不吝指教……不不，也不对，如果“盖”得不好，天

亮必定感冒……我在说什么呀？

对不起，掰得太离谱了，院长……我该吃药了。

好了，废话表过，言归正传。

且说作者一支秃笔难分两头，且先按下帅阿炮吃瘪华严寺，麻小惠放泼禅悟洞……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大声点，你长得这么帅一定是读者吧？呵呵，我答对了？什么？吊人胃口如同杀人父母？故事要连贯下去？是！是！

哦？哦，没办法，现在是顾客永远是对的时代，连正规的历史剧都能受观众的影响而转弯，兄弟在下敝人余吾我，算那根葱那根蒜，岂敢不听读者帅气的交通指挥焉？所以……对不起，又飙过火了，唉唷，故事继续发展下去。

□□

□□

□□

话说禅悟洞前，帅阿炮一个不小心大意，在胡师兄猝然倾全力一击之下，已经受到轻微的震伤。

麻小惠一声惊叫，冒烟突火奋勇出击，将余劲震散。

铁脚罗汉一声厉啸，率众强行突破，企图一举攻破悟智悟慧等人的防守阵地，功利当头，铁脚悍不可当。

悟智受创，悟慧毅然挑起重任，率众僧死守不退。

帅阿炮受伤不重，他本是赧赧的人，恼恨胡师兄猝下重手，激起了无限的怒意，怒叱声中回头返扑，双掌吞吐之间，半疯狂生的绝学连连出手，霎时风声雷吼掌影漫天，已和胡师兄斗得难分难解。

麻小惠亦截下铁脚罗汉厮杀，铁脚罗汉在峨嵋四寺八僧中排名第三，其实他的武力并不只纯然习自峨嵋，还含有天竺武功

在内，撮两家之长，武功比界外大师犹胜半筹，他之所以敢于窃占掌门之位，原因在此。

麻小惠承受流香谷主数十年之功力，加之搏战的经验日趋丰富，自然不是省油的灯，和铁脚杀得天昏地暗。

悟慧所率的峨嵋群僧，却抵不住群寇的攻势而步步后退，事实上，峨嵋武功式微已久，自然不是群寇的对手。

为了迁就峨嵋群僧的弱势，帅阿炮和麻小惠亦受到牵制，不得不缩小防守圈，以免被冲入禅悟洞中，影响界外大师的清修，在这种先天条件不利的情况下，打来格外辛苦，杀声震天，却是胶着状态。

这一场恶斗，从黑夜打到黎明，从黎明战到中午。打得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佛门圣地，血腥触鼻。

山下的战事仍陷入混蛋……不不，混战状况，除了金角天王因醋意冲天，仍酸劲十足的和老方、歪婆大打出手外，银角天王和鬼医、冷弃基之间紧锣密鼓如火如荼，铜角和铁角虽冲不破铁头、铁臂、铁拐的防守网，却命人攀岩越野而上，从旁渗透，小花子柳侠疲于奔命，却阻截不及。

渐渐的峨嵋群僧失去了地形的优势，防线不得不后撤。

藏经阁前，章晓艳大战铁钵和尚势均力敌。

初出茅庐的巴杰却受七八名山贼围杀，情况岌岌可危。

祖师堂内，战火亦惨烈无比。

铁齿天尊和铁面金刚依旧你来我往，做秀的成份居多。

印大牛和欧阿宝此进彼退，联手应付麦师弟和十余名悍寇的进逼，渐感穷于应付，虽全力发挥，颓势依然明显。

禅悟洞前，情况更是恶劣无比。

麻小惠和铁脚罗汉之间打得异常激烈，铁脚罗汉的脚比掌

更为灵活，亦虎虎生风，修为颇为精深。

帅阿炮吃亏在先轻敌受了伤，虽无大碍，到底也影响了威力，在胡师兄强而有力的攻势下，有些捉襟见肘。

悟慧这边情况更惨，在群寇再三进扑之下，已是伤亡近半，眼见是守不住了，若是失守，岌岌危矣。

胡师兄眼见胜利在望，窃喜之下，更是大展神威，铆足了全身功力，步步进逼，帅阿炮咬牙硬撑，却已力乏。

蓦地胡师兄一声厉叱，左掌虚出，逼得帅阿炮左闪，右掌却先一步击向帅阿炮闪避的方位，计算得十分精确。

这一掌是胡师兄集毕生功力所发，势若雷霆。

帅阿炮就像自己凑上去挨这一掌似的，人到掌到，帅阿炮临危自救，半疯狂生的救命绝招半裹半缠出手。

这一招顾名思义，乃是将全身防守得像木乃伊一样滴水不漏，使伤害减到最轻之程度，却无攻敌之力。

砰！

胡师兄一掌击实，帅阿炮闷哼一声，身形如断线风筝倒飞，半裹半缠虽然精妙，却无法消去奇大的震力。

帅阿炮身后五尺便是厚达一尺的禅悟洞石门，胡师兄这一掌倾全力而发，使得帅阿炮退势如矢，这一下如果撞上石门冲力加速度，帅阿炮不变成‘扁阿炮’也难。

麻小惠眼角瞥及帅阿炮陷入危境，顾不得自身安危，惊叫一声，撇下铁脚罗汉疾退，企图援助，但已无及。

悟智重伤，正倚在门旁石壁上调息，见状两眼一闭，口中直念佛号，神色惨然，西天路漫漫，好人不长寿。

眼见帅气一道冲霄，诸佛准备接引西方之际，帅阿炮身躯就要撞上石门之刹那间，石门竟豁然开启。

帅阿炮虑不及此，惊叫声中直接一杆进洞，随即响起帅阿炮一声咒骂：“去他个鸟蛋！又停电了！”接着是人体相撞的声音，两个人同声唉唷惨叫，一个是帅阿炮，另一个则是陌生的苍老口音。

在场的人都为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一怔，齐停下手来！

洞中却有两人激烈的争吵起来。

“哎唷！你干嘛撞我和尚的‘玻璃’？”

“哎唷！我是‘情不自禁’才撞上的……”

“哎唷！我和尚的‘玻璃’碎成两瓣了。”

“哎唷！什么话，你的屁股本来难道是整瓣的？”

“哎唷！你别说风凉话，吃了豆干还卖乖！”

“哎唷！你臭美，你这种‘大鸡豆干’我才不希罕！”

“哎唷！你戏弄和尚八十年来的青春，该当何罪！”

“哎唷！八十年还叫青春？”

“哎唷！老小老小，老就是小，你懂不懂？”

“哎唷！那你‘阿妈’还算是‘幼齿’的？”

“哎唷！你真是孤陋寡闻，和尚的‘阿妈’已经转世投胎，今年正好是年华二八，不是‘幼齿’是什么？”

“哎唷！你敢讲我不敢听……”

随着嘈杂的噪音，洞门口出现了三个人。

此时已是午牌时分，洞口光线良好，可以看出当先一个是位身材高大，慈眉善目，却颇见威仪的六旬老僧。

此人正是峨嵋当代掌门界外大师。

奇怪的是，界外大师不是正闭关参修上乘武功，还有三天才能功德圆满吗？怎的又会提前出关？看界外大师的神色，满面风霜，而且还有几分疲惫之色，一点也不像坐关已久的人，倒像

经过长途跋涉的疲劳旅人。

界外大师身后仍在争辩不休的，一个是适才摔入洞中的帅阿炮，另一个却也是个和尚，百衲僧衣破破烂烂，脏兮兮的油光水亮，大眼小鼻阔嘴，大门牙两颗“联合暴”，活像电视布袋戏中的哈贝二齿，生相就滑稽突梯。

“哎唷！我和尚的‘玻璃’还是‘在室’的，岂容你破坏了贞洁？”这和尚看起来面如鸡皮，年纪果然不小。

“哎唷！你真脸不知马长，我才不会那么色呢！”

“哎唷！……”

“哎唷！……”

这两个左一声哎唷，右一句哎唷，烦是不烦。

帅阿炮和老和尚打诨旁若无人，铁脚罗汉却面色大变！

“大师兄……”

“三师弟，你好大的胆！”

铁脚罗汉不可一世的神色消失了，代之而起的却是一脸惶悚之色：“大师兄，老……老衲……”连话也不“轮转”了。

胡师兄却依然一副桀骜态度：“铁脚，你怕什么怕？有老夫给你靠，你就放胆去干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不铆起来干，你永远没有出头的一天，何况我们现在是船到江心，马行狭道，有进无退之局！”

界外大师眼中威棱暴射，沉叱道：“胡佛！你的胆子也真不小，潜伏本派长达三十余年，阴谋煽动本派之人倒戈，你三十年来吃峨嵋，穿峨嵋，用峨嵋，临了还反峨嵋，撇开门规不论，你心中尚有天理良心吗？”

胡师兄在界外大师如炮的目光下，竟有些慌张，但随嘿嘿阴笑壮胆：“界外贼秃，你少跟老夫‘阿母阿伯’，老夫才不吃你这一

套，老夫乃是天钩帮派在中原卧底各大门派之总负责人，分化、渗透，乃是老夫之专长，最终之目的，乃是将天竺势力引入中原，并君临中原，反峨嵋之事何足怪哉？”

帅阿炮撇下争吵：“哇操！敢情你是天钩帮的情报局长啊？”

那老和尚亦叫道：“哇操！敢情你是天竺的情报局长啊？”

帅阿炮又叫起来：“哇操！你干嘛学我说话？”

老和尚亦叫道：“哇操！‘骑仔仔怪爷爷’，和尚为什么要跟着你说话？再说你一点也不帅，和尚阿达了。”

“哇操！你这个人有够番，有讲不会通！”

“哇操！你这个人才番，有讲不会没有通！”

“哇操！你实在很‘铁齿’！”

“哇操！你简直没有‘齿’（耻）！”

“去你个鸟蛋，你怎么骂人？”

“去你个卤蛋，卤蛋不会骂人！”

这古怪老和尚故意斗嘴，分明是故意找碴嘛！

其实这倒不是这老和尚和帅阿炮过不去，只是此人生性是个老顽童，一不打屁浑身骨头就会发痒，此人和峨嵋的渊源极深，事实上，他是峨嵋上上一代掌门人所预置的一着奇兵，下文自有交待。

界外大师未理帅阿炮和老和尚斗口，仍神态严峻道：“想不到你竟是夷狄之邦潜伏本派的奸细，这就难怪你‘吃碗内洗碗外’，更未料到你是控制天钩帮在中原情报网的头儿，老衲倒是小看了你。”

胡师兄阴笑道：“老实告诉你，老夫乃是魔僧的同门师兄弟，天钩帮中原地区的实际发号施令人！”

界外大师道：“很好，老衲且先不管你的事。”接着转首目注

铁脚罗汉：“三师弟，你自幼在本寺出家，先恩师对你疼爱有加，老衲亦不曾亏待你，你为何亦做出欺师灭祖之事？好叫老衲失望！”

“贫僧……贫僧……”铁脚悚惧，噤嘴不已。

界外大师叹了口气道：“佛说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你就不怕举头三尺有神明？”

胡师兄眼见铁脚罗汉如此软弱，不禁心中有气，仰天一声震耳长笑：“哈哈，界外大师，你不必拿你们佛家因果报应那一套来唬人，有道是天道无凭神鬼无道，老夫才不吃这一套，江湖人，心中本无鬼神，连孔夫子都不说怪力乱神之事，武林中唯强者是尊，老夫的胳膊粗，拳头大，你只要有能力，何妨赶老夫下山？若无此能耐，就无须在那儿聒聒叫假圣人……”

铁脚罗汉胆气一壮，大声道：“大师兄领导无方，峨嵋派在你的领导之下，三十年来从无长进，贫僧认为大师兄能力不足，难以振衰起蔽，贫僧有意取而代之，把本派带领至一新的境界，并没什么不对！”

古怪老和尚嘻嘻一笑道：“有志气！有理想，有抱负，‘海苦辣死’，和尚倒想听听你的下面。”

铁脚罗汉怒道：“贫僧的‘下面’和你的一样，只是备而不用，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消遣贫僧？”

“闭嘴！”界外大师突然发怒：“你可知道他是谁？”

铁脚罗汉嗤然道：“管他是谁？充其量一个野和尚而已，说不定是大师兄你‘玻璃圈’中的老相好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界外大师瞋目怒叱，声如殷雷，一代掌门自有掌门的威仪，这一发怒，颇令人为之心悸：“此人便是四十年前，因误闯戒律楼，经师祖宣布逐出门墙，如今又回来了，他是你我的师

叔，江湖人称颠僧的善因师叔！”

铁脚罗汉一震，随即冷笑道：“善因已由师祖宣布逐出门墙，算不得是峨嵋弟子，管不着贫僧！”

颠僧嗤嗤笑道：“‘哇栽哇栽’，和尚就知道你会有这句话，和尚别的没有，心中只有峨嵋二字。”

铁脚罗汉冷然道：“你心中真有峨嵋，四十年前也不会违犯门规，擅闯禁地戒律楼，你居然还有脸说大话？”

界外大师喝叱道：“铁脚，不得无礼！”

铁脚罗汉仍强辩道：“贫僧说的并没错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，四十年前，师叔闯入戒律楼，乃是师祖巧妙的安排，因为彼时天钩帮横行中原，而赤身教于西南扩充势力蠢蠢欲动，江湖乱象已萌，师祖乃是一代高僧，深知此二大势力将来必能侵扰中原。

而彼时中原各门派皆固步自封，不但未能忠诚合作，反而彼此之间含有恶性之竞争，师祖虽有心加以整合，惜峨嵋一派非执牛耳之人，提议无法获得回响，为保峨嵋一派传承，而定下了这条保存武功绝学之妙计。

四十年前，师叔擅闯戒律楼，乃是师祖所授意，藉此将当时同辈中修为最好，资质最佳的师叔逐离师门，表面上是惩罚，其实暗中将本派之武功秘籍另行抄录一份，交付师叔，潜隐深山大泽苦修，此乃保全本派实力之妙策也。

自从三十年前，恩师和中原各门派远征南荒一去不回，本派之武功散失不少，藏经阁之本派武功精华，亦为人盗走数部，使老衲武功难望有所进境，此事谅必是胡师弟所为，迨无疑义。

二月之前，老衲风闻龙发堂主帅哥阿炮，携藏宝图进入中原掀起天钩帮和赤身教夺宝之争，老衲便已忖度江湖大劫将起，峨

峨居于中原西南之要地，必首当其冲，以老衲之能，势必无法挽既倒之狂澜，乃假托闭关修真，其实是暗中走访师叔，历两个月风霜，总算皇天未负苦心人，老衲总算在茫茫人海之中，找到了师叔，并央请回山主持大局……”

颠僧又嗤嗤笑道：“于是和尚听说峨嵋有人‘煮吃大鸡’，和尚就跑得脚跟敲上后脑勺的赶回来了。”

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难怪界外大师提前出关了。

铁脚罗汉有如坐针毡的感觉。

界外大师叹了口气道：“想不到老衲回来得正是时候，你们竟然趁老衲坐关之时，发动叛帮之行，阴谋篡夺掌门之位，老衲有句话想告诉你，铁脚，老衲对这个掌门之位一点也不留恋，你知道吗？三十年来，老衲是如何过的？

要不是师门恩深似海灵天难报，先师又临危托以重任，老衲倒愿意行脚托钵，做一个踏破芒鞋的苦行僧！

三十年来，老衲夙夜匪懈，耗尽心血，日夜忧急，唯恐有负恩师所望，但是由于武功精华散失，事倍而功半。

今天幸好有帅施主率同所属，适时声援峨嵋，否则必遂尔等所愿，峨嵋危矣，若此则老衲难辞其咎，将有何面目见历代祖师于地下？

铁脚，你的心也真狠毒，竟然不顾老衲有走火入魔之危，而率众攻打禅悟洞……”

胡师兄对界外大师的长篇大说大为不耐：“老贼秃，你说完了没有？说个没完没了，哼！口水多过茶！”

界外大师冷冷瞥了他一眼：“施主稍安勿躁，老衲就快说完了。”接着正色对铁脚罗汉道：“铁脚，你迷恋权势的行为，颇令老衲失望，枉费了你三四十年来清修，虽则你的行为，已达千夫

所指，犯了武林第一戒律欺师灭祖之恶行，但峨嵋一派，乃佛门一支，我佛尚且方便为本，慈悲为怀，老衲衷心仍愿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。

佛云：人有善念，天必佑之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收瓜收豆，全在一片良心，善心若有，则福田广种，恶念不去，则后患无穷，老衲言尽于此，善恶一念之间，请仔细斟酌，老衲亦无权为你决定。”

界外大师此番话是义正词严，但仍留有余地，可见界外大师是一个悲天悯人的得道高僧，令人肃然起敬。

这一番苦口婆心，听得铁脚罗汉冷汗直冒。

他根本未料及会有这种曲折的变化，更未料及师祖在四十年前即已预见今日之局面而预先未雨绸缪，界外大师之藉名闭关，却只身进入江湖，请出上代耆宿之举，更令人意外，这一切，所有的人全都被蒙在鼓里。

可惜界外大师的苦心，并不能令顽石点头，铁脚罗汉权位之念熏心，却慑于颠僧的威名，而有些犹疑难决。

胡师兄适时的推波助澜：“铁脚，你不用怕，此时已过午，天钩帮和赤身教的主力高手，已兼程自重庆府赶来，估算时刻，也快到了，我们决定支持你，如果你此刻仍犹疑，你是知道后果的，不但峨嵋容不下你，江湖也会鄙弃你，天下虽大，却无你容身之地，如果你能一举登上峨嵋掌门之宝座，那又另当别论了，不但各大门派之掌门与你平起平坐，而且本派君临中原之时，你亦必以第一功臣之位，在武林中炙手可热，保证你会红，老夫给你作靠山！”

铁脚罗汉一咬牙，大声道：“界外师兄请原谅，贫僧不想听你的说教，再说颠僧早年已被逐出峨嵋门墙，贫僧不能承认他师叔

的地位，他亦无权管峨嵋派门户之争，你也无须拿大帽子压人。

贫僧倒有一事相劝，师兄既然有志做个苦行僧，如今你就可以如愿，只要你交出掌门信物，贫僧亦不为已甚，追回你的武功后，留你一条命，去做你想做的事，还请师兄成全贫僧的意愿，师兄亦可遂平生之志，两全其美。”

界外大师几乎要撞墙，想不到铁脚罗汉竟然是如此的冥顽不灵，自己忍着不听峨嵋山各处的杀声铷起来说，就是希望能劝铁脚回头，想不到铁脚竟铷起来不听，这番心意，是喂了王二麻子那条长癞的母狗吃啦！

心下也动了真火，仰天一阵龙吟似的长笑：“很好，老衲本来想如你的意，但是掌门之位，却无法私相授受，你想得掌门大位，只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是老衲不适任，你只要取得戒律楼四寺八僧共同意见，老衲绝不恋栈，另一条路就是凭武力杀死老衲，你想走那一条路都成！”

铁脚阴笑道：“你当我不敢？”

“你当然敢！”颠僧毫不动气：“一个人不要脸，他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事？你行，和尚佩服你，你是世界上最皮厚的人，连黑星牌也打不破你的脸皮，就是有点臭！”

胡师兄大笑：“老夫久闻颠僧大名，想不到你会是峨嵋出身，如果颠大师有意，老夫倒想掂掂你的斤两！”

颠僧笑道：“和尚斤两是不多，这些年少说也吃了四五百条像你一样的老狗，和尚就是没长半两臊肉，也许狗是吃屎的，没营养、没水准、没读书、没常识、兼没卫生、畜牲所以为畜牲，乃是其没一点人性，就像你一样！”

这一番话，把胡师兄骂惨了。

胡师兄勃然大怒，老步数，一声厉吼，双掌排空而至，灼人的